

赵韞颖 / 著

咱 爸 咱 妈

长春出版社

咱爸咱妈

赵韞颖 著

长春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咱 爸 咱 妈

赵韞颖

责任编辑:张 樱

封面设计庄宝仁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
长春出版社发行
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张:12.5

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21 000

印数:1—10 000 册

ISBN 7-80604-424-8/I·72

定价:16.00 元

第一章

幽幽大森林，三边曙色。

古老而凝重。

一声沉闷的汽笛，炸碎了长白山的黎明。

从黑暗的森林里吐出一条喘息的铁龙。

硬卧车厢内，一片昏暗。

突然，昏暗中爆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。

咳嗽声把乔大娘惊醒了，她慌忙起身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张纸。

乔大娘：“他爸，有痰没？”

躺在对面卧铺上的乔师傅摆摆手，突然猛地咳了几声。

乔大娘把纸递过去，乔师傅将痰吐到纸上。

乔大娘凑到车厢的角灯前，仔细地看乔师傅吐的痰。光线很暗，看不清。

乔师傅：“有血没？”

乔大娘：“看着好像没有。”她说向车门走去。

车门口，乔大娘打开了包痰的纸，她看到了紫黑色的血。
乔大娘忧愁的脸。

乔大娘走回车厢：“老头子，趁天还没亮，再眯一会儿吧，还得倒车呢。”

乔师傅坐起身：“睡不着，醒好一会儿了。你说我怎么就记不准了，送咱妈走的时候那包药给她带上没？”

乔大娘：“带上了。我给咱妈装进那个大黑兜子里了。”

乔师傅：“可我往里装那袋蛋糕的时候不是又拿出来了吗？我这半天就想不起来那药拿出来以后再装里没。”

乔大娘也说不准了：“对，你又拿出来了。”

乔师傅焦急地：“你说咱妈到二姐家犯了病咋整？那老山沟里再没个应急的药……”

乔大娘猛地想起：“唉，老头子，你装完蛋糕那包药就装不下了，好像装到别的兜子里了。”

乔师傅连声应道：“对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让我塞到衣服包里了。对啦，这就对啦。真吓了我一跳。”

乔大娘：“快睡吧，别自个儿折腾自个儿了。”

乔师傅躺下，叹道：“我是真不放心这老妈呀，八十多岁的人啦，我把妈送到二姐家往回走的时候，妈非要送我上车站，怎么说也挡不住她，到底送我上了车，等车从葫芦套那边绕过去的时候，大老远的，她还在那儿望着呢。”

一声长叹，火车钻进了山洞。

物理研究所第五研究室，一位三十五、六岁的年轻人正在计算机前紧张地工作着，他叫乔家伟，是乔师傅的大儿子。那文静、诚朴的面孔透着十足的书生气。

年轻漂亮的女研究生方远航敲门进来：“乔老师，你的电话。”

家伟：“你告诉他过半小时再挂过来。”

方远航：“是你老家来的长途。”

“老家长途？”家伟一愣。

家伟快步走到办公桌前，抓起电话。

家伟：“喂，我是乔家伟。噢，是王叔呀，您好，啊，你说吧，我能听清，……什么？王叔，你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儿？”

手握着电话听筒的家伟猛地惊呆了。

乔家伟家，一室半的居室显得很狭小，两个书柜占了一面墙。

家伟和罗西正在整理房间。

家伟：“把那个小桌搬走廊去吧，晚间我看书用，省得影响别人休息。”

罗西想了想：“也行，先将就几天吧，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。”

家伟闻言，看看罗西，目光抑郁而沉重。

门铃响了。罗西忙去开门，是家男急急忙忙来了。

家男进屋见家伟便道：“哥，我从接到电话到现在，脑瓜子一直嗡嗡地叫，爸这肺上到底长个什么玩艺儿，你咋不好好问问王叔。”

家伟：“是个什么东西谁也说不准，医生也是怕不好，才力荐爸来咱们这的。”

家男：“老天保佑，千万别出啥事儿。”

家伟：“爸死活不来，大伙好不容易把他劝来了。”

家男：“爸那倔巴脾气上来了，能把你气死，有病从来不上医院，实在爬不起来了，吃两片去痛片。这回这病啊，不定得多长时间了呢。”他说着说着竟有些来气了，“你说那年他后背也不知长个啥，痛得呲牙咧嘴，白天晚上睡不着觉，你倒上医院看看那，不！抓两个蜘蛛捣巴碎了，糊上了，差一点糊个败血症。”

罗西一听，忍不住笑了。

家伟：“唉，你就别磨叨了，今天爸能来这儿叫咱们给他看病，就赏脸了，你知足吧。这一溜道儿不一定折腾个啥样呢。咱俩也

得准备接站去了。”他说着去厨房洗洗手，准备走。“哎，罗西呀，今天晚上包饺子，韭菜和肉馅我都买回来了。”

罗西正在整理床铺，听家伟说包饺子，便一愣，“包饺子？刚下车，忙忙活活的，明天再包吧。”

家伟一边擦手一边从厨房走出来：“别，爸这次来心情肯定不好，让他吃点儿顺口的，爸愿意吃韭菜猪肉馅饺子。”

罗西：“那明天包不也一样吗？”

家伟固执地：“今晚包。”

罗西不高兴了：“你从单位一回来就直发懵，你说这么多人吃晚饭，非得包饺子，还不得包到后半夜去？包饺子也行，你别去接站了，咱俩在家包。”

家男见此情景，忙道：“哎哎哎，我吃过饭了，心兰一会儿也吃完饭来，佳冰和佳丽这个点儿正在学校吃饭呢，晚上不就多咱妈咱爸俩人的饭吗？他们这一路着急上火的，也吃不多少，你把面和好，馅拌好就行，不用你包，等人都来了，大伙动手，保证二十分钟吃上饺子。”他说着去拨电话。

罗西让家男说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忙道：“我不是嫌费事儿，我是怕人都来了，我这饭做不好让大伙挨饿，都累一天了。”

家男这边拨通了电话：“找一下李心兰……心兰哪，你吃完饭早上大哥家来，帮着干点活儿……”

罗西一把抢过电话：“心兰哪，你晚上来我家吃饭吧，包饺子，没事儿……”

这时，家伟早已穿戴好，他打开门：“家男，走了。”说着头也不回地出去了。显然是不太高兴了，家男忙跟了出去。

车箱内，乔师傅盘腿坐在卧铺上，心事重重。

列车员拎着拖布过来，大声嚷嚷：“车快进站了，赶紧收拾东西。……”她正说着，砰，拖布把儿碰到了一个工人打扮的小伙子头上。

小伙子一边揉着头，一边叫：“我说你能不能轻点儿？要没买票打一下也就不吱声了，可我有票哇！”

周围的几个人笑了起来，列车员白了小伙子一眼，扭头对乔师傅：“告诉你收拾东西没听着是怎么的？这杯子是要还是不要了？”

乔师傅火了：“我这杯子就放这儿，敢给我扔了是咋的？”

列车员白了一眼乔师傅又上前面吵吵去了。

乔大娘：“他爸，这你火啥？犯得上吗？”

乔师傅：“这一道儿火车坐得这个憋气。”

乔大娘笑了：“是你自个儿一肚子不痛快，逮谁朝谁使劲儿。哎，他爸，你说，咱去住谁家呀？”

乔师傅：“我也正合计这事儿呢。”他叹了口气：“我真还相中家男家了，可他两口子租那么巴掌大个地方，咱也不能硬去挤呀，那俩丫头还住学校宿舍呢，都没合计了，就剩老大那儿。”

乔大娘：“你不愿意住家伟那儿？怕家伟媳妇瞧不上咱？也是呀，人家爸那么大个干部，咱这土老帽儿。”

乔师傅：“我倒不寻思他干部不干部，我是觉得家伟媳妇脾气‘格路’，怕让咱那大小子做难哪。”

乔大娘：“你是说咱家伟做不了媳妇的主？”

乔师傅：“唉，万事别求人，求谁也是个难，求到儿女头上了，更觉得难。”

乔大娘：“我说你又自个儿折腾自个儿了，咱就来看看病，定下来是啥病了，拿了药回家吃去呗，也用不了几天。”

乔师傅：“嗯，就是手术，有一、两个月也利索了。”说着，掏出烟就抽。

乔大娘：“你怎么还抽啊？你打哪儿弄的烟？大夫说没说你这病就是烟上得的？”

乔师傅：“我心里烦，抽完这支不抽了。”

乔大娘：“你立马掐了，来个铁路警察。”

乔师傅忙掐了烟，将剩的半截烟头揣到了兜里。

站台内，家伟和家男站在站台上，向远处张望。

静静的铁轨伸向西边的暮霭中。

佳丽心事重重地走来，三人相见，无话，却几乎是同时看了看自己的手表，那份担忧和焦急掩也掩不住地挂在脸上。

家男在站台上来回走着。

佳丽叹了口气，“你说先带咱爸去哪个医院？”

家伟：“我问了一下，人家说该先去肿瘤医院。”

佳丽：“我看还是医科大学医院技术过硬。”

家伟：“肿瘤医院的设备好，而且治疗这类病有经验，先去查一下吧。”

佳丽：“那也好，咱们得抓紧。”

家男凑过来，“是不是得先联系好大夫？这么冒懵去能行吗？”

家伟：“一时也找不出什么关系。明天早晨我早点去医院，挂个专家门诊，看看情况再说。”

家男：“你事儿多，还是我去吧。”

佳丽：“你明天没课？”

家男：“让心兰给我代一下就行，你们明天该忙啥忙啥去。”

家伟：“不，给爸看病我得去。”

“呜——”远处一声汽笛长鸣。

家男脱口道：“爸到了。”

三个人顿时紧张起来。

火车徐徐进站。

家伟跑向车头，家男跑向车尾。佳丽站在中间。

站台喧闹起来。

家男终于发现了乔大娘正在窗口向外伸头望。

家男边跑边喊：“妈，妈——”

车上，乔大娘对乔师傅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

乔师傅：“哪个？”

乔大娘：“是二小子，过来了。唉，还有……”

车窗外，家男跑过来，他双手把着车窗窗框。

家男：“爸——”他忽地觉得鼻子一酸，忙扭头道：“我上车接你们。”

家男把父母接下车，佳丽和家伟也跑来了。

家伟一把抓住父亲的手：“爸——”他接过父亲肩上的兜子，心疼地望着父亲那消瘦的脸，“爸，这一道儿累了吧？你怎么样？”

乔师傅紧紧握住儿子的手：“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”

佳丽忙问母亲：“妈，你呢？晕车没？”

乔大娘：“我还行，头一回坐这么长时间火车，我就怕你爸顶不住。”

家男：“来个信呀，我去接你们，这叫人多不放心。万一道上出点什么岔儿咋整。这大包小裹的，都装些啥呀？死沉死沉的，拿得动吗？”

乔大娘：“我说不拿这么多东西，咱上省城是去看病的，不是去赶集的，可你爸偏说这个愿意吃尖饼、那个愿意吃蕨菜的，到了弄个超重好受了，在通化换车时，让人家罚二十块钱。”

乔师傅有些不高兴道：“那我说不来不来，你非得让来，什么大不了的病，咱县还治不了，偏得上省城？你说走这一趟，折腾自个儿不算，还折腾着老妈、折腾着孩子们。”

乔大娘：“那我不是怕你这病……”她突然打住了话头。

家伟忙道：“爸，妈，咱们快走吧，天马上就黑了，到家再唠。”

乔家儿女拥着父母向前走去。

“爸——，妈——”突然，佳冰从后面大步跑了过来。

众人忙停下。

乔大娘一回头，见佳冰险些和一个小伙子撞到一起，“这个疯丫头。”

气喘吁吁的佳冰跑到跟前便嚷嚷开了：“爸，妈，你们来了，

太好了！我正想你们呢。”她高兴地挽住了父母的胳膊，向前走去，“开学的时候，我让你们跟我一块来溜达溜达，你们又是放心不下奶奶，又是开春修房子的，说啥也不来，怎么这么几天就想开了？说说吧，你们俩谁想来的？谁张罗来的，谁是我亲爹亲妈。”

家伟打断了她的话：“小妹，别闹了，爸妈这一道儿挺累的了。”

佳冰一晃头：“不行，我想你们想得抓心挠肝的，你们俩谁想我了？谁想我……谁想我，将来老了的时候，我给他倒洗脚水。”

乔师傅的脸上终于有了一点笑容：“你妈想你。”

乔大娘：“我可不想，你爸想你，给他洗脚吧。”

乔师傅：“你不想？老丫头开学回学校，你求侃师傅给买卧铺票，明明能买着 23 号的，你非给买个 25 号的。不让她提前返校。”

乔大娘：“那不是你说 25 号走赶趟儿吗？你不想？那老丫头一来信，你非得抢着先看，看完了立马回信，这回写信也不嫌费事儿了，一门查字典。这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加一块你写过几封信。”

乔师傅：“我那时候厂子里活儿忙，一天加班加好几个点儿，为那一块三的加班费，哪有工夫写信？现在厂子都要黄摊儿了，一天天闲着，给孩子写封信还不应该呀？”

乔大娘：“你说写信吧，还真下力气写，一写两大篇，满满的，等信邮走了，你问问他，写没写让孩子回个信儿，到底几号放假？人家一拍大腿，‘哎呀，忘了。’你说，你那信写的有啥用？”

乔师傅有些急：“我写的没用，你咋不写？你写呀！”

佳冰：“哎哎哎，你写封信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瞪这么大眼睛干什么？”

乔大娘：“人越老这脾气越大，在家吧，三句话不来，眼珠子瞪溜圆。”

佳冰指着父亲：“好，你欺负我妈？是吧？大哥，你把前面那个师傅拎的那个大扳子借来，给咱妈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”

家男忙在一边笑道：“爸，这大包儿给你扛着吧，怎么着也挡

一阵子。”

众人大笑。

乔大娘：“哼，要不叫他有病，你寻思我不揍他？”

佳冰一愣：“有病？爸你有病了？你怎么了？”

乔师傅：“没啥大事儿。”

佳冰急了：“你快说说，怎么啦？”

乔师傅：“这肺拍个片子，说是有点问题，让上这儿检查一下。”

佳冰：“爸，医生说严重吗？”

乔师傅：“没啥事儿。消消炎就好了。根本用不着往这儿折腾，可我不来吧，你妈连哭带嚎的，好像我不来呀，就有今个儿没明个儿了似的，那大夫也怕担责任，一个劲儿捅鼓我来，大伙和我磨叨，真把我磨叨烦了，来就来吧。”

佳冰：“真的？哎哟我的上帝，我这两条腿都让你吓软了。我可告诉你们俩，在家里吃好、睡好，每天坚持锻炼锻炼，千万把身体搞好了，出家在外的女儿，最怕的就是爹妈有病。你们听清楚没有？别像我们班高微微她妈，咣当个肝昏迷，三天两头下病危通知，弄得高微微整天哭哭啼啼的，结果，上学期考试两门不及格。”

突然，乔师傅猛地咳了起来。孩子们全愣住了。

乔师傅咳了一头汗，终于把痰咳了上来。

乔大娘递过去纸。

乔师傅把痰吐出来。

乔大娘：“有血没？”

乔师傅：“瞎吵吵啥！”

佳冰：“爸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得了什么病？”说着眼泪快急出来了。

乔师傅一直握着手里的纸不让人看：“没啥事儿，看把你吓的。”

佳冰：“爸，我可真害怕。”

肿瘤医院挂号处早已排起了长排。

家男进门一看，忙问排尾的一位老者：“大爷，哪天都这么多人吗？”

老者：“哪天人也不少，不过今几个肯定是多一点儿，周四，胡主任、肖主任还有汤主任都出诊。”

家男：“那你说的这几位都是挂牌的专家门诊呗？”

老师：“对。”

家男：“他们一周出诊几次？”

老者：“就周四上午。”

家男：“哟，那今个儿还真让我赶上了。你这就是排尾吧。”

老者：“不，你是排尾。”

家男笑了。“对，没错。”一回头，身后已经排上两个人了。

家男又道：“大爷，您挂哪个主任？”

老者：“胡主任。”

家男：“这肺上有个阴影，想看看是咋回事，挂哪个主任？”

老者一指前面挂号处窗口上的大黑板：“那你得挂胸外科，我这眼睛不好使，你看看是不是肖主任？”

家男看了看：“胸外科，肖云昭主任。”

老者：“那就对了，是他。你到窗口的时候，再问问，别挂错了。”

家男忙道：“哎，谢谢大爷。”

突然，人们都骚动起来。

老者：“站好了，开始挂号了。”

说着，家男和老头儿不住地往后退。前面那些抽烟的、坐着的、聊天的，都迅速站到了排里。

一个戴红袖标的人在维持秩序。

老者回头对家男说：“你呀，挂上号以后，赶紧去二楼胸外科诊室门口排队，你看住了，这夹楔的人才多呢，净是些认识人，不

少人手里都有熟人写的条子，你看不住，一上午也看不上。”

胸外科诊室门口，家男和等候就诊的人都按顺序排坐在墙边的长条椅上。

家男在数着他前面的人：“十五、十六、十七……”

家伟和乔师傅上楼来。

家伟：“家男，挂上号了？”

家男：“挂上了。爸，你这么快就来了，咱们三十七号，早着呢。你就先坐这儿歇歇，一会儿让我哥带你出去溜达溜达，我在这儿挨号。”

乔师傅往椅子上一坐：“开始看没？”

家男：“大夫刚进去，还没喊号呢。爸，今天你运气不错，正好赶上肖主任出诊，他每周就周四上午出诊。”

乔师傅：“是吗？这可挺好。”

家伟：“家男，你把挂号票拿好，别弄丢了。”

家男答应着把挂号票揣了起来。

乔师傅和家伟、家男仍在挨号，只是他们的座位已经快靠近门口了。

乔师傅看看表：“这过去俩点儿了，看到二十号，要就那么的，咱上午差不多能看上。”

一个年轻的女护士出来喊：“21号至30号的把挂号票拿来。”

许多人向门口挤去。

家男：“下回就轮到咱们这拨儿了。”

家伟家，只剩乔大娘一个人在家，她心神不宁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

乔大娘从窗户往楼下望望，楼下静悄悄的，回头看看墙上的石英钟，才十点多。

乔大娘揣起盆，挑起大米里的砂子。

胸外科诊室门口，女护士又出来喊道：“31号至40号把挂号票拿来。”

家男急上前几步递上挂号票：“这是37号。”回身赶紧去扶乔师傅。

乔师傅：“这可不大离儿，还真排上了。”

门口的人很挤，又高又大的家男在前面开路，家伟在后面保护，很顺利便挤进去。

一个中年人背着个老人上楼来了，他把老人放到椅子上，直起腰来，喘了几口气，原来是个又细又高的大个子。人们都冲他那大个儿喊他大刘。

大刘：“爸，今天这人不少哇。”

刘大爷：“慢慢排着吧，这上午肯定看不上了。”

大刘：“你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先进去看看。”

大刘推开诊室门，看了看。

王护士一边整理挂号票一边嚷着：“没排到的在外面等着，别进来。”

大刘招呼道：“王护士。”

王护士一回头，转身出去了。

诊室门外，王护士：“大刘，你怎么才来？”

大刘：“唉，我父亲单位的车来晚了，半道又坏了，好容易才晃荡来，就这时候了。”

王护士：“你多少号？”

大刘：“69号。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，我把老头儿折腾来不容易，单位那车还在外面等着呢。”

王护士：“你进来吧。”

诊室内，肖主任指着一个患者对王护士说：“你马上带他到CT室，尽快安排一下。”

王护士带着患者走了。

下一个该大刘了，可这时家男上前把大刘的挂号票拿到了最

后。

大刘：“哎，你别乱动。”

家男：“你这是夹楔，这是 69 号。”

大刘把挂号票拿到前面：“我这是昨天挂的号，王护士可以作证。”

一位中年妇女插嘴道：“昨天的号作废，这是规矩，我懂这个，你上后面去。”

肖主任伸手拿挂号票，大刘递上去，被家男挡住。

家男：“肖主任，他是夹楔的。”

大刘急了：“谁说我夹楔？我早就来啦。”

家男：“你早来了？我在外面排了好几个小时，怎么就没看着你？”

大刘：“没看见我是你眼睛有问题。”

家男火了：“我说你这人讲不讲理？啊？如果你真有特殊情况，不是不可以优先，就算我们学一把雷锋，学雷锋有难度我们学学好孩子赖宁，总可以吧？实在不行，我们就认了，当一把孙子，可着你先看了。但你要就这么不讲理了，我告诉你，68 号以后，70 号以前，有那么个地方，是你的。你痛快看住了，谁要敢往你前面夹楔，我给你找把刀去。”

大刘索性不理在一边嚷嚷的家男，从兜里掏出个信封递了过去。

大刘：“这个给您，肖主任，请您帮帮忙。”

肖主任接过信封，手伸进信封拿信，但却没把信抽出来。

肖主任：“患者呢？”

大刘忙道：“不能走，在外面坐着呢。”

肖主任：“你把患者背到里间去。”说着起身进了里间。

大刘将刘大爷背进了里间。

原来又是个“关系户”，等候就诊的人议论纷纷。

肖主任拿起又一张挂号单，念道：“乔贵义。”

家男忙道：“在这儿。”

乔师傅坐到桌前。

家伟把乔师傅带来的胸片递给肖主任：“这是五天前，在县医院拍的胸片。”

肖主任看了看胸片便放下了，低着头一边写一边问。

肖主任：“痰里有血没？”

乔师傅：“有。”

肖主任：“咳血多长时间了？”

乔师傅：“有两三个月了。”

肖主任：“那怎么才来？”

乔师傅：“也没寻思能长东西。”

肖主任：“吸多少年烟了？”

乔师傅：“也有三十多年了。”

肖主任：“把手伸出来。”

乔师傅伸出一只手。

肖主任：“两只。”

乔师傅伸出两只手，肖主任看看指尖，又翻过来看看手掌。

肖主任：“你得先去验一下血，做个心电，然后预约做个气管镜检查。”说着把已开好的几个单子递给了家伟，“快去吧。”

肖主任拿起另一张挂号单：“下一个，单凤珍。”

乔师傅不明白怎么这么快就看完了，便问：“大夫，我这病是咋回事？”

肖主任：“检查完再说。”

家伟：“肖主任，您看我父亲这病用不用住院检查？”

肖主任：“最好是马上住院，不过现在床位很紧张，一时安排不了，你们就先在门诊查吧。”

罗主任家，罗西坐在沙发上看剧本。

刘嫂进来：“他大姐呀，你是吃点水果呀还是喝点茶？”